

南极:天道尚简

文/黄梓荣

若论南极之风景,简单至极,一共只有三样:天空、大地、海洋。若论南极之色彩,也是简单至极,一共也只有三种:天青、雪白、深蓝。

好像无所不能的造物主,在创造南极的时候,忘了河流湖泊,忘了飞禽走兽,忘了花草树木,忘了人烟道路房舍……我们平时所谓的“风景”、看点,他全都忘了。单单只有一个天地大海的空架子,或许转而又觉得少了一点,就在其中铺下了无量洁白的冰雪,再调和着深蓝深蓝的海水,向着天上慷慨地抹过去,“雨过天晴云开处”,皆是无比纯净无比亮丽的天青色,完了拍拍手,留下日月星辰,就走了。

于是南极的风景就这样简单地组合起来:极目千百里的天空,一抹的天青;极目无边的冰原,一抹的雪白;极目天际的海洋,一抹的海蓝!啊呀,一泻千里,坦荡不羁,汪洋恣肆,遗世独立,这自由自在的自然意志,正是我之所思,我之所求!

可是,你千万不要认为,简单就是单调,恰恰相反,“此景只应天上有”,南极之美,足以颠覆你过往所有的生活和审美经验。

南极多的就是雪原,无边无沿直扑天际,在和大海相接的地方,则是逶迤好几十里可达百米高的冰墙,这就是冰川的前沿。他深深地向着大海低头吻去,最后由白而蓝,相拥融化在一起。冰原上也有一些点缀着冰雪的陡峭的山峰,山峰黑白分明,然而在夕阳的照耀下,一律变成橙色,甚至紫红色,像是一支支硕大的火炬,立地给冰雪世界带来了温暖和光明!但凡此时,小小的探险船上必是一片欢呼,如果船头正对着太阳,那船前数十里冰洋,就变成一条实实在在的金光大道。

我们走过好多海湾,那些海湾就是浮冰的天堂。浮冰的看点是它的线条和颜色,在寒风冷雨海浪的雕琢下,成千上万千姿百态,线形的体态舒展而又妩媚,散布在深蓝如绸的海水中,不知何处而来何处而去。在阳光里,浮冰有着白如霜雪的肌肤,但在骨子里却浸润着令人惊叹的玻璃绿,她告诉你,她有着大海的基因!

南极也有动物,虽然稀少。成群的鲸鱼,就在冰山海湾里出没,喷出的水雾,给大海带来欢乐和惊呼。他们是这里的帝王,迷惘而友好地看着我们的小船在身边打旋。成群的企鹅落户在冰原和大海的交接地带,那里红色的无声无息的磷虾,是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,企鹅的眼神,像婴儿,温柔又羞怯,谁也不忍过度地打扰。



海狮躺在浮冰上,享受着午后的阳光,那深浅不一的褐色,在太阳下变得柔软而金黄……

这就是南极,这是孤独星球的美,混沌初开的美,是寂寞南天里的蓝色绝唱,是冰雪大荒中的白色咏叹!

这就是南极!简单得如同围棋,世上有几百种棋,围棋是最简单的。然而,它却因简单而充满活力变幻无穷,常常出奇不意让人目瞪口呆。就这样,在红尘万丈的里约热内卢,我决定中断以后所有的行程,放弃了亚马逊,放弃了智利,放弃了秘鲁……我竟像一个吃得过饱的任性的孩子,什么都不再想,什么都不再要,我游兴全无,眼空无物,心中所思,唯有南极——这旷世南极冰河时代的自由心态,和浮嚣虚狂IT时代电脑手机对人性的捆绑,我一时无法兼容!

在我看来,南极就像是一个洗净了铅华,卸去了珠光宝气,脱尽了奢华衣衫的女子,她给你看的就是这单纯而无暇的没有捆绑的自由身体,就是这平时无从一见的美丽的天体,在瞬间,直直地震撼着每个人的天庭和灵魂。

古语云,师法自然。既然天道尚简,自然可以如此简单地美丽着,那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可因着这简单,而快乐,而幸福着?其实,我们的孩提时代,原本就是简单的自由,天生的快乐。而早已不快乐的大人在旁边会羡慕地说,这就是童真,太可爱了。及至我们渐渐长大,成绩、文凭、学位、房子、汽车、金钱、股票,甚至权力、关系、情人、马仔……太多的东西开始被要求“附丽”在我们的身上——人道取繁。于是,我们开始告别快乐,如果你一无所有,还继续快乐着,那会被取笑:幼稚、不成熟、屌丝,于是原本就有的快乐,被定义为未来,反而“进化”成了人生的奋斗目标。

当然,人之于社会,是无法如空道人那样生活的,但是少一点欲望和浮躁又如何呢?更要命的是,许多人就是因为嫌少,而丢了安定,丢了健康,丢了快乐,丢了家庭,甚至丢了性命!取繁的结果,是一无所所有。

我们真的被过度社会了,被过度人生了,被自己和他人过度捆绑了。我们何不卸掉一些负担,或卸掉大部,换来一个简单而自由的人生,从而如南极那样,获得一种大象无形,旷达无拘的美丽!

天道尚简。南极,终于以她极其壮美的简单,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人生命题:你到底要什么?要多少? ■

寻找海明威

文/洪路

1940年至1961年,海明威把自己21年岁月交给了古巴。在这里,他把灵魂投入《老人与海》,一气拿下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,却把肉身浸泡在火热的朗姆酒和加勒比阳光下。他时常穿着肮脏的粗布衣裤醉醺醺穿街过市,蹬上鹿皮鞋上山狩猎出海捕鱼;他遭遇两次飞机失事 and 森林大火,如同自己笔下的不羁硬汉那样遍体鳞伤也毫不在乎。

在古巴缅怀海明威,就得像海明威那样轰轰烈烈活一回。你必须和我一样头顶骄阳披一身热汗,在哈瓦那老城的穷街陋巷中寻找那著名的“两个世界”旅馆,与一群同样短衣襟小打扮、热汗淋漓的拥趸们争睹著名的511客房,那是海明威创作《丧钟为谁而鸣》的地方;你踏进海明威常去的“中部小酒馆”或“佛罗里达餐厅”时,双耳一定会被奔放的伦巴、曼波或者萨尔萨鼓噪,当你准备像海明威一样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时,你只有两个选择:“莫希托”或“达依基里”,但无论怎么选,它们都是煞口的朗姆调成的鸡尾酒;在这里你会听说,海明威走到哪里,古巴人都亲切地喊他“老爹”;也会听说,他常常不醉不归,还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招呼他的路人暴打一顿,然后在酒醒后道歉……

你肯定会和我一样去柯希马尔,探访《老人与海》背景地、海明威最爱钓鱼的地方。你走进小说中的露台饭店,来一顿海明威式的生猛海鲜,眼前是鲜红触目的桌布,窗外是湛蓝刺眼的加勒比海!你一定会像我一样,想见见《老人与海》的原型人物富恩斯特,可人们一定会告诉你,原来,你只要付出50美元,就能和这位百岁老人聊聊,但现在遗憾得很,他刚刚过世。你会听到关于海明威与古巴的很多故事,听说菲德尔·卡斯特罗和海明威一样酷爱钓鱼,尽管打游击之时卡斯特罗就怀揣着《丧钟为谁而



维希亚庄园海明威故居 摄/洪路

鸣》,但事实上他们只见过一面——卡斯特罗在海明威主办的钓鱼大赛上获大奖,海明威亲自颁授,他们聊了很久,但只有一个话题:钓鱼。

维希亚庄园一定不容错过,那是海明威在古巴购下的私宅——如今的海明威博物馆。园中芒果树参天蔽日,鸡蛋花娇艳迷人;屋里陈列着海明威的数千册藏书和唱片,还有他亲手捕获的各种动物制成的标本:羚羊、鹿、美洲豹、野牛、海星、蜥蜴、蝙蝠,琳琅满目挂满四壁;屋外有四个小小的墓冢,安葬着四条曾为海明威壮行的猎犬;著名的路标号游艇也被人们搬到了这里,海明威曾驾着它劈波斩浪出海钓鱼,还曾在二战期间把它改装成巡逻艇,在加勒比海上奋勇追踪德国潜水艇!

海明威于1940年花费1.85万美元购得维希亚庄园,在这里他蓄养斗鸡、猎犬,苦练拳击,与周围的孩子组建棒球队,度过了热热闹闹的20年人生岁月。生前,他把诺贝尔文学奖章送给了古巴,身后,

他的家人也把维希亚庄园慷慨地送给了古巴。

“维希亚”是瞭望塔的意思,庄园的制高点就是一座四面开窗、八面临风的瞭望塔,著名的《老人与海》正是在这里写就。当你爬上高塔,无限崇敬地在围绳外膜拜海明威的书桌时,你很可能像会像我一样,遇到一位可亲的工作人员,主动接过你的相机,退后几步给你拍张照片,然后走到海明威书桌前,帮你拍一张还卷着文稿的打字机,再然后,热情地问你要点小费……

在古巴寻找海明威就是一场海明威式生活的亲历。杯中酒与海明威饮下的别无二致,耳畔的音乐或许正是海明威喜欢的那一支;热情的古巴还在,粗野的哈瓦那还在,明天,太阳照常升起。

只不过,你总会觉得慢了他半拍——你赶到“中部小酒店”他却去了“佛罗里达”;你赶到“两个世界”,他却出去散步了;你去“维希亚庄园”拜访,他却出海钓鱼了……干脆随便坐下来喝杯酒吧,不用去找了,就在这等他。■

拉萨的面孔

文/宗崇茂

拉萨城不大,四面环山,像住在神的怀抱。车窗外掠过的路牌:朵森格路、德吉路、色拉路……每一个名字,都像一朵盛开的格桑花,令人遐思。街道干净整洁。沿街建筑多在三至五层,很富藏族特色,但冷不防冒出来的一两栋高层建筑,显得相当现代,又相当“傻冒”。路旁植着杨树、柳树和其他叫不出名字树种,而不像内地城市,总有一个相对主打的品种,这一方面说明拉萨自然环境的特殊,只要能给拉萨带来绿色,什么样的树种都行;同时,也意味着拉萨具有很强的包容性。

罗布林卡,拉鲁湿地公园……席地而坐着休闲的人群。很难再找到第二个比拉萨拥有更多节日的城市了。藏历新年、雪顿节、望果节、沐浴节、燃灯节、晒佛节……“汉人过节,藏族人也放假;藏胞过节,为示尊重,汉人不能不跟着放吧?一年究竟过多少个节?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”,导游小伙子的表情略微有点夸张。“反正,拉萨人一年之中有四分之一的属于假期吧。”看过一份资料,在一项中国

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调查中,拉萨排名第一。我想,这肯定跟这里的宗教信仰分不开。也有人说,跟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有关,因为大脑缺氧,人们不愿意去想过于复杂的事,更不愿意绞尽脑汁去算计什么。也许这只是一个玩笑,但简单、超脱的人,肯定会拥有更多的快乐,这一点倒是确凿无疑的。

远处的山体上,可见毛茸茸的一层绿意。七八月份,正是拉萨最美的季节,雨水多,空气含氧量也高出不少。宽阔的拉萨河静静地流过。竟看到有人在河中洗澡。听说以前在西藏,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羽绒衣,因为拉萨是一个在阳光下可以穿短袖、阴凉处就得穿棉衣的地方。虽然近在毫厘之间,但薄薄的一片云影,就可以像一道坚实的墙壁,隔开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——一个下着热刀子;一个下着冷刀子。而现在,随着全球日益变暖,天堂也无处可藏。喜马拉雅冰川不断退缩,雪线上升,草场沙化;而大批游客的涌入,更使这里越来越热。作为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,西藏或拉萨就像一块奶酪或冰块,正处于

不停的消融之中……

晚上,忽然下起了小雨,更添了几分寒意,地面上到处闪烁着霓虹的斑斓光亮。车辆川流不息。满大街多是四川人的饭馆,四川人的商店,出租车司机也是四川口音。两个穿露背装的女孩正在暖昧的灯光下张望。忽见两个毛头小伙子从一家酒馆里先后冲出,后面那个边追边叫:“龟儿子,看你给老子往哪儿跑?!”

这是拉萨的夜晚吗?我颇感意外,因为原先想象中的拉萨的夜晚,阒静、沉缓,甚而清冷得有些孤寂,从山巅的寺庙和天空中,会传来风与神的耳语……而眼前的拉萨之夜,却与内地并无二致,透着喧嚷而生动的俗世气息。

看来,拉萨的白天是属于神的,夜晚是属于人的。这是人神共居的拉萨。拉萨具有无限多样的复杂面孔,充满谜一般的魅力与诱惑。拉萨难以定义。或者说,拉萨就是拉萨,她是世上的唯一。■